

## 约伯记

### 第 2 节：日期和作者

#### 约翰·沃尔顿

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二节，日期和作者。

#### 没有书籍和作者 [00:21-1:37]

让我们花点时间讨论一下《约伯记》的日期和作者身份。现在，即使我介绍了这条线，我们仍然遇到了问题。我们经常尝试查看圣经的各卷书，询问该书的日期和作者。问题是这样的：古代世界没有书籍，古代世界也没有作者。古代世界根本不像我们的世界。确实不存在写书的作者。我们没有作者，而是有权威人士发言；我们有写作的抄写员。当然，他们不写书。他们写文件，可能是记录在泥板、纸莎草或类似的东西上，甚至是蜡板上的文件。所以，我们在古代世界没有书籍或作者。

#### 听力主导文化 [1:37-2:45]

古代世界是一个听觉主导的世界。我所说的“听觉主导”是指他们习惯于通过说和听来接收信息。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事实上，权威的话语就是这样来的。对他们来说，口头、听到的信息比书面文字更有权威。这不是我们的想法。当然，今天的作者拥有知识产权。有版权啊古代世界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所拥有的是

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当我们开始询问作者和书籍时，我们已经将对话强行带入了我们的世界，而不是在它所属的世界中。

### **权威声音 [2:45-4:13]**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问了错误的问题。旧约圣经的大部分书卷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书的。当然，我必须修正一下，旧约中我们所说的大部分书最终都以书的形式流传下来，但它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书的。它们最初是口头演讲。他们从那时开始，其中一些是作为文件、个人叙述、个人预言和个人诗篇的文件。他们并不是从某人坐下来写书开始的。然而，最终成为一本书的内容仍然牢牢地依附于开始这一交流过程的权威人物。但有时，它可能已经传播了几个世纪才真正被编入我们现有的书籍中。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书仍然保留了过去的权威声音。因此，书籍是在该过程的最后出现的，而不是在该过程的开始时出现的。这不是从书开始的。它以书结束。

### **工作是一本书 [4:13-4:55]**

话虽如此，约伯可能是例外之一。我这么说是因为《约伯记》中有很多内容看起来像是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它已被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朋友的演讲和另一个朋友的演讲，两者是分开的或类似的东西。这些都是一起工作的。因此，《约伯记》可能是旧约中为数不多或唯一一本书实际上似乎是以一本书的形式开始的。

### 在听力主导的文化中写作 [4:55-6:44]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有约伯的传统，约伯的故事，以及以前可能存在的叙述。我们将在进行过程中处理其中一些事情。但这本书是一部高度写作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在古代世界，他们不受道德、言语和听觉的束缚，因为他们是文盲。当然，人们可能至少学会了基本的写作水平。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通过训练和他们的职业，非常有文化—尤其是抄写员。但在古代世界，人们不需要书写。他们不需要读书。这是一种以听力为主导的文化，因此，该文化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依赖于他们的阅读或写作。这意味着即使他们学到了一点点，他们也从未使用过。

就像今天有些人可能在高中时学习外语，然后他们就不再使用它了。当他们研究它时，也许这会对他在某个方面有好处，但他们不记得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失去了它。他们确实无法用该语言进行工作。我认为，古代世界的阅读和写作与此很相似。他们可以做一些基础的事情，但社会和文化的运作并不取决于人们会读和写。这仅取决于一些人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 文士的角色 [6:44-7:51]

今天，很多人对我们社会的法律要求有基本的了解，但他们不是律师。他们明白，如果他们需要真正认真地完成某件事，他们需要去找律师并起草一份文件。他们不会自己做这件事。因此，在古代世界，他们有抄写员。当他们确实需要写一些东西，但又不像我们那么需要时，他们就会找一个抄写员来做。即使你想到以色列

人的一些叙事传统是更早而不是更晚写下的，但所写的文件是无法访问的。如果是的话，它们就会被写下来，并且保存在抄写档案中，没有人真正有权访问这些内容。没有人从图书馆拿出书来阅读。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即使它们被写入文件，抄写员也会通过复制它们来练习他们的工作，诸如此类。

### 工作作为一种文学结构 [7:51-8:44]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而且是一种以听力为主导的文化。《约伯记》中的演讲是高度有文化的演讲。我们立刻就被它震撼了；这些不是很多人可以即兴说出来的。这是非常华丽的散文，有时甚至是诗歌。但这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水平。可能有些人可以即兴说话，但不多。因此，我们倾向于将《约伯记》中的演讲视为文学结构。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

### 工作事件[早期]；写作业[晚][8:44-10:58]

所以，我们并不是真正谈论《约伯记》的作者日期和作者日期。如果作者和书籍对于古代世界来说并不是非常可接受的标签，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些关于这本书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嗯，我们必须明白的另一件事是，我们不必认为这本书是在约伯生活的时代写的。书中有几个迹象表明，就约伯周围的社会而言，他生活在较早的时期，而不是较晚的时期。但书中也有迹象表明，该书的文学焦点是后来的而不是早期的。这让我们认为，即使约伯记的年代是在很早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是在那个早期时期写成或写成的；它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让我们用这个词作为

中性词，是在那个早期时期创作的。人可能早，作文也可能晚。因此，仅仅因为我们在《约伯记》中看到某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来自早期时期，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是早期的产品。

所以，当我们看书中的细节时，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例如，它谈到了*kesitah*的货币单位，而我们只在早期才知道该货币单位。这是一个相当小的项目，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在处理以色列以外的情况，但你已经知道了。书中还谈到了迦勒底和萨宾等一些袭击方。在对该时期历史的一些研究中，这似乎表明了一个更早的时期，而不是更晚的时期。

### **约伯不是以色列人，但这本书是写给以色列人的 [10:58-12:43]**

有些人认为这本书一定是早期的，意思是摩西之前的西奈山之前，因为没有提到圣约、律法或圣殿。这是真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提到。此外，我们看到约伯扮演着一位宗法祭司的角色。他担任家族的牧师，这让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较早的问题。但仔细考虑一下，这本书很清楚地表明约伯不是以色列人。如果约伯不是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就不会期望有圣约、律法或圣殿。在其他文化和以色列以外的其他社会中，在部落文化中，族长担任牧师是非常合适的。这些东西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确定日期。他们只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以色列人。约伯来自乌兹地。我们将讨论它在哪里以及我们是否知道它在哪里。但这很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不是以色列人，这些细节就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方面，有趣的是，这本书是写给以色列人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我们稍后会在后面的讲座中讨论这个问题。即使在一本关注非以色列人物的书中，我们也可以察觉到以色列人的倾向。

### **作文日期 [12:43-13:12]**

因此，这本书的写作日期可能与事件发生的日期不同。因此，我们无法从事件中得知这本书的出版日期。如果这确实是一本关注以色列人的书，那么我们预计它会更晚而不是更早。因此，我们将研究其中一些问题。

### **约伯记是一本智慧书：持久的真理 [13:12-14:43]**

话虽如此，我们必须记住，约伯记是一本智慧书。这不仅仅是某人的故事。它的目的是成为一本智慧书。智慧文学的本质就是真理是永恒的。这就是智慧的要点，这些真理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中受益。因此，我们确实必须认识到，最终，无论我们将其视为口头还是书面，无论我们将其视为一本书还是文件汇编，无论我们是否用文学术语来看待它，都无关紧要。或者用修辞的术语来说，无论我们认为它是以色列人还是非以色列人，早还是晚，都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读这本书是为了它的智慧教导。这本书的权威性就在于此。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智慧教学。我们可以放心地把日期和作者身份的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它们不会影响我们阅读这本书本身的方式。

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二节：日期和作者。 [14:43]